

■河源回龍鎮洞源村內荒廢的客家大圍屋。 記者李薇 攝

一江清流水 供港50年 三之二



■萬綠湖水位下降時露出來的棕色土坯。記者李薇 攝

為了解決香港同胞飲水難的困境，1957年國家決定在河源與韶關交界處建設新豐江水庫。新豐江是東江水系的第二大支流，發源於新豐縣玉田點兵，自西南向東經河源市區流入東江，全河長163公里，集雨面積5,813平方公里。蓄水時淹沒面積390平方公里。23,091戶94,311名居民被遷移到韶關、惠州及本縣的其他村鎮，同時有15,524人雖未移民但需從山腳遷到山腰居住，至今庫區內仍遺留有6個鎮，共7萬多移民。清庫時共淹沒山林28,333公頃，稻田12,000公頃，號稱河源「魚米之鄉」的地方——新豐江流域上的南湖，變成了萬頃平湖。

老移民手繪被淹故鄉

誠如席慕容的《鄉愁》：故鄉的歌是一支清遠的笛，總在有月亮的晚上響起，故鄉的面貌卻是一種模糊的惆悵，彷彿霧裡的揮手別離。離別後，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，永不老去。

自1957年遷離故鄉至今已整整58年，讓劉瑞仁心

心牽念的故鄉，並沒有隨着歲月的老去而變得模糊。2年前，憑借腦海中對故里的記憶，老人用兩個月的時間，在一張1.65米長，1.1米寬的白紙上，手繪出家鄉的地形圖。圖上，他特意用鮮紅的大字標註：水有源樹有根，我的故鄉在這裡。

「新豐江水庫，淹沒的不僅是我的故鄉，還有歷史。現在的年輕人沒幾個知道南湖的歷史。」指着自已手繪出來的地圖，劉瑞仁說：「我們南湖啊，何止是魚米之鄉，我們還盛產栗子、石灰、草菇。你看，這是我家的大圍屋，前後2座，有14間屋子，屋後有一棵200多年的古榕樹，旁邊有個小池塘。這兒有一條通向南湖新墟的山路，上世紀40年代以前，雙江、忠信的生意人前往河源縣城可是必經此路……」

時光仿若回到那年，一個家底殷實的20歲年輕人，騎着一輛從「洋鬼子」手中買來的自行車，瀟灑地穿梭在南湖的大街小巷，他默默地記下，鎮上那每一屋每一瓦，每一座山坡，每一條河流，甚至是每個宗祠的祠牌……

後人攜地形圖「尋根」

曾在萬綠湖導遊義工隊擔任導遊的吳良生告訴記者，幾年來，自己接待過多批來新豐江水庫（又稱萬綠湖）「尋根」的遊人，其中就包括劉瑞仁的孫子，來自江門的劉立德。

「當時，劉立德拿着伯父畫的南湖地形圖問我哪裡是南湖，根據地形圖標識的寨下東山，我們找到劉家祖屋，可能在山的東面。」吳良生說，來萬綠湖「尋家」的遊人不少，但帶着地形圖的，劉立德是第一個，因此他印象尤為深刻。

1959年，新豐江水庫開始蓄水，在南湖生活了近百年的劉氏族人淚別故鄉，遷往韶關一家煤礦廠。現年47歲的劉立德說，父輩們遷離南湖的時候，自己還沒出生，因此出生地韶關對他來說是故鄉，而南湖只是另一個傳說中的「故鄉」。

舉村兩次搬遷皆為國

在韶關市新豐縣有一個叫「冬瓜坑」的移民村，已經83歲高齡的老村支書劉玉恆告訴記者，自己的故鄉

「別人的故鄉在腳下，我的故鄉卻永遠地在藍天碧水之下長存。」遙望着廣東省新豐江水庫那一泓碧綠的湖水，79歲的劉瑞仁老人，眼底泛起深深的鄉愁，如同迷離的秋雨，蕭瑟得令人心生憂傷。都說樹高千尺葉落歸根。50多年過去了，本報記者尋訪的多個移民安置村裡，像劉瑞仁這樣殷切思念故土的老人，不在少數。只是滄海桑田，水下的故鄉再也回不去了。

俗話說飲水思源。喝了東江水整整50年了，許多香港人並不知道，當初為了解決香港飲水困難，廣東省在修築新豐江水庫時，新豐江流域的人民為此付出的艱辛代價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、胡若璋、帥誠、董新凱



■「冬瓜坑」83歲的移民劉玉恆。 記者帥誠 攝

在錫場鎮，1958年被淹沒以後，他們最初移民至惠州稔山一帶，但因1961年一場12級颱風，新建的移民房全被颳倒，變成廢墟。「我們是靠山而生的人，靠海吃不了飯，當時海邊的氣候引起許多村民水土不服，不少小孩甚至因此夭折。」劉玉恆說，恰逢當時，新豐在「冬瓜坑」要辦一個大型水果農場需要勞動力，於是他果斷帶着130多名移民從稔山搬遷到新豐縣的「冬瓜坑」。

劉玉恆回憶，初遷入時，「冬瓜坑」連條路都找不到，因此開荒、開路，自給自足是初來時的全部生活。幸運的是，老一輩移民的勤懇懇讓現今的「冬瓜坑」有了一個幸福小村落的模樣，也讓在這個村落裡出生、成長的移民二代們有了自己的故鄉。

指着落在屋子角落裡的一塊磨石，劉玉恆懷念地說，「這塊磨石，從錫場老家被我們帶着去稔山，又從稔山帶到『冬瓜坑』，當時環境不好，靠着馬馱人背，好不容易才帶來。」隨後，他又拿出了一個籬筐，說：「這個是用竹子編成的，也是從錫場老家帶來的。那時候啊，無論哪家嫁出去了女兒，回娘家都帶上這個籬筐……還有那個櫃子，是照着以前在錫場老家用木料做成的。如今和老家相關的東西，就剩這幾樣咯。」用滿佈皺紋的手仔細摸索着舊物件，劉玉恆喃喃自語：「誰都不想離開家鄉，搬遷，都是為了國家啊……」。

為保一江清流水 幾代移民歷艱辛



■在萬綠湖庫區內運行的船隻，進出庫區必用。 記者李薇 攝

訴不盡心酸移民史

有些人從新豐江水庫開建那一刻起，「故鄉」便成了摸不着的夢境。有些人則故鄉雖在，卻得看着它因交通不便而慢慢衰落。在新豐江水庫蓄水時，有些高於海拔120米的小山村竟免於難，但從此以後，它們便成為水中的一處「孤島」，庫區外的人要進入，少則50分鐘，多則4個小時，有些村落甚至連班船都到不了，外出只能自備小船在一望無際的湖中央飄蕩。即便如此，這些困難還是阻止不了老人們長居的決心。

交通不便 進出庫區需擺渡

早上8點30分，伴隨着轟鳴的馬達聲，記者坐上了前往回龍鎮洞源村的班船，這裡的班船一天才兩趟，一趟50分鐘，但船上只有寥寥數人，還都是外省口音。隨行的女孩童思琪說，他們有的是政府聘用的外來務工人員，負責在村裡植樹護河，有的則是建築工人，不少在外地賺了錢的村民都會在村裡建房，為了葉落歸根。

據介紹，洞源村是庫區中最大的行政村，共有11個自然村，總人口1,400多，但常住人口早已不足百人。從渡口到童思琪的老家，半小時的路程不僅難以見得村民，映入眼簾的竹林、樹木更是繁茂到幾近荒蕪。「村裡不僅沒有網絡，通訊信號也極差，加上生活物資缺乏，年輕人都不願意在這裡呆下去，所以村裡的田地慢慢都荒廢了，學校也撤銷了。現在只有我爸媽這種不肯離開故鄉的老人在耕田，生活基本是自給自足。」

同居庫區 婆孫18年未謀面

童思琪告訴記者，因為交通問題，自己已經有18年未曾到同在庫區內的半江鎮見過自己的外婆。「回龍鎮和半江鎮之間沒有班船，要去半江鎮只能從回龍鎮乘坐離開庫區的班船到河源市，再乘車前往半江鎮的班船。但這個過程受到班船固定出發時間的影響，因此僅單程就需要2天時間。」童思琪說，年前外婆病重時，父母迫不得已租用了快艇從回龍鎮直接回半江鎮，但4個多小時的水上路程就花費了一千多人民幣。「現在過年才有年輕人回村，其餘時候因為交通不便年輕人連老家都不願意回。」

記者手記

20古稀老人合撰《移民志》憶歷史



■《河源市源城區衛星移民志》主筆人李佰陽。 記者李薇 攝

劉瑞仁用畫回憶故鄉，同在河源，還有一群平均年齡近80的老人用文字在記錄歷史。

位於河源源城區新江街道的衛星社區居住着一群「庫區移民」，他們的家園同樣在新豐江水庫蓄水之際被淹沒湖底。在移民之初，社區內住有1,130人，如今從第一代移民到二代、三代移民，人口已增加到3,000多。

讓獨有文化得以傳承

從2012年開始，社區中的20多位老人開始合力編寫《河源市源城區衛星移民志》，用文字記錄當年的移民經歷。記者看到，已完成的《移民志》涉及的移民範圍僅是回龍鎮和古嶺鎮兩地，全書200多頁，共35萬字，內容包括移民前兩鎮居民生活情況、文化元素等。

主筆人李佰陽告訴記者，在移民之前，兩鎮80%的村民從事商貿活動，生活條件非常優越，但移民後，很多村民都是3代10幾口人被迫擠居於8-12平方的泥磚房內。1965年，泥磚房因洪水而推毀，當地政府給居民興建新居，按照一人10平方的標準供房。「如今幾十年過去，人口增加將近一倍，但房子還是那麼大。因為移民，很多村民土地沒了、生產工具沒了，生活質量一落千丈，清貧至今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一些獨有的文化因此而出現斷層。寫著本書，就是要讓後人對歷史有一個全面系統的認識，讓文化得以傳承。」

「只要能記住自己的根」

「二代、三代移民」是老人們對後代的稱呼。他們說，自己的後代因為對之前、對家鄉沒有認知，微小的文化差異也因此被同化。為此，在《移民志》中，他們特意對當時的鄉鎮街道、店舖、建築等作了詳盡的描述，為的就是讓後人記得這些文化差異。

此外，因為不少移民已是二次搬遷，老人們不得不到廣州、惠州、韶關、深圳等地搜集資料，前前後後花費了將近20萬元人民幣。參與撰寫的83歲老人梁佰勝說，家不只要有親人，還應該有「根」。「其實很多年輕人都反對我們做這個工作，覺得沒有意義。但對我們來說，只要能記住自己的根，做這些都是值得的。」

為確保水質 沿線城鎮犧牲發展

「香港人喝的三杯水中，有一杯就是我們新豐江的水！」作為東江最大的一支幹流，新豐江的水量約佔東江水的43%，每年逾24億立方米的碧水流源源在此匯往香港並潤澤深圳及東莞部分地區，沿線2,000萬粵港人民的飲用水無論在量和質上都得到根本保障。當地人對此十分自豪。可是誰又知，自豪的背後，包含了多少沿線居民的犧牲。

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在其他城市享受工業經濟帶來的滾滾財富，並承受與之相隨的工業廢水、廢氣時，身處新豐江源頭的新豐縣、河源市區卻始終清貧如洗，為了保護好新豐江水庫的水源，所有會帶來污染的產業在新豐、河源一帶都被禁止。

在新豐採訪時，沿線居民告訴記者，在90年代曾名噪一時的新豐造紙廠就在距離新豐江不到2公里的地方。當年，在粵北小縣城平均工資才400多元的時候，造紙廠廠長的月薪就已超過兩千元。然而，這家被廣東省連續幾年評為「全省納稅先進單位」，也為縣財政帶來巨大收益的造紙廠，卻因每天至少排放6,000噸工業污水而在1997年前夕被迫關閉。

「10多年來，為了保護好東深供水的重要水源，新豐縣的20餘萬民眾看着周圍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，卻仍然為了這一渠清水堅守到底。」